



Awarded Novels
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

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

RABBIT HILL

兔子坡

【美】罗伯特·罗素 文、图 司南 译



有好时光，也有坏时光，

但未来总是充满希望，
年少雀跃的心总是向着阳光！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

RABBIT HILL

兔子坡

【美】罗伯特·罗素 文、图 司南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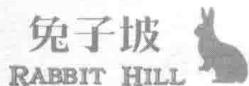
兔子坡 / (美) 罗素著, 绘; 司南译.

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414-5199-7

I. ①兔… II. ①罗… ②司… III. ①童话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3242号



作 者 【美】罗伯特·罗素

翻 译 司 南

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

责任编辑 王林艺 刘冰远

项目编辑 付风云

美术编辑 刘璐

装帧设计 大娟

内文排版 刘杨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 650034

发 行 电 话 (010)88356858 88356856
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45 毫米 × 21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5

定 价 13.80 元

退换声明：若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及时和印务部门（010-88356856）联系退换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新居民要来了 1

兔妈妈在担心 20

小乔吉唱首歌儿 29

阿纳达斯叔叔 47

波奇坚持己见 59

搬家卡车 68

读成书呆子 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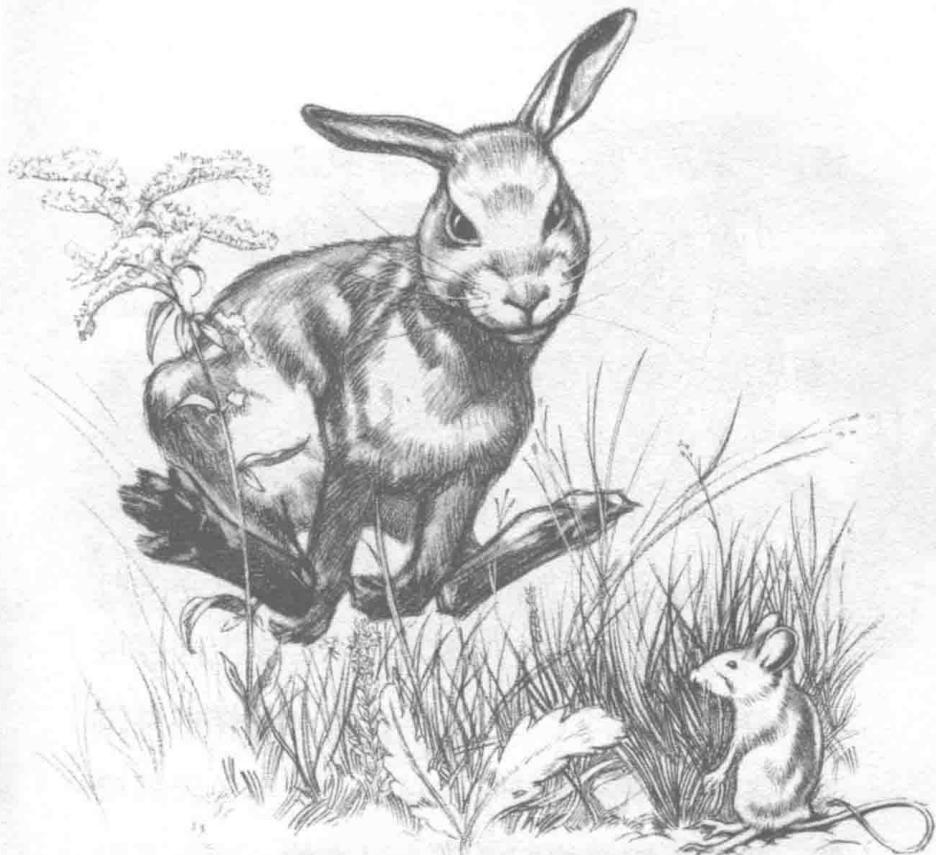
威利糟糕的夜晚 89

分配之夜 99

阴云笼罩山坡 108

紧张和冲突 118

大家都够了 127



新居民要来了

New Folks Coming

整个儿山坡兴奋得沸腾起来。动物们讨论着了不起的消息，各处不断升起喊嚓声、尖叫声、低语声和口哨声。山坡上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话，一遍又一遍：“新居民要来啦。”

小乔吉一个跟头翻进兔子家的地洞，气喘吁吁地说出了消息。“新居民要来啦！”他嚷道，“新居民要来啦！妈妈——爸爸，新居民要住进大房子啦！”

兔妈妈正搅着一锅很稀的汤，她抬起头说：“呃，早该有新居民住进大房子了，正是时候。我真希望他们是庄稼人，不要像上回那些人一样懒惰。那里已经三年没有个像样的菜园了，冬天从来没有够吃的东西。去年冬天最糟糕，我都不知道咱们是怎么过来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咱们怎么才能弄清楚，他们是不是庄稼人。我就是不知道啊……吃的老人不够，也没地方去弄棵蔬菜，除非去十字路口的胖男人那儿。可那儿有他，还有他的狗啊什么的。要去那边，一天还得过两次黑马路。我就是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……”兔妈妈十分烦恼。

“嗯，亲爱的，”兔爸爸说，“一定要建立更





乐观的态度啊。乔吉的消息可能预示着，一个更加幸福、更加富饶的时代就要来临呢。也许，我应该允许自己在这片地区散一会儿步，为这个最有希望的传闻找一找证据，这样会比较好吧。”兔爸爸是一位南方绅士，他说话总是这样的。

他小心地穿过长长的荒园。（大大的砖房子矗立在黄昏中，阴暗而又孤单）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人，显得非常阴沉。屋顶的木瓦弯曲着，

已经烂了。百叶窗歪挂着。(小路和车道上，一有微风吹过，高高的干草就“沙沙”作响。)这会儿，整片草地都乱纷纷地摆动着，显得更加阴郁。)

兔爸爸忧愁地想起，曾有过那样一段时光，山坡上的一切都与现在很不相同。那时，(美味的青草铺得像厚厚的地毯，田地里满是苜蓿，园子里的蔬菜非常丰富。)他和兔妈妈，还有那么多儿女，都活得很好，所有小动物都活得很好。

那些日子大屋里的居民比较好，孩子们也是。孩子们晚上玩着捉人游戏，欢快地尖叫着。(同时，臭鼬妈妈和她的小家伙们排成一路纵队，游行似的穿过草坪。)以前，那儿有一只狗，是一只西班牙猎狗女士，又老又胖，总是忙着跟旱獭吵架，闹闹哄哄，没完没了，但从没听说她伤害过谁。而且，有一次她找到一只迷路的小狐狸，还照顾它，把它跟自己的小狗养在一起呢。想想看，那只小狐狸是现在这只狐狸的



叔叔呢，还是父亲？兔爸爸想不起来，那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后来，不幸的日子降临在山坡上。好居民搬走了，接着来到的人又坏又懒惰，从不替别人着想。漆树、月桂和毒藤长满了田地，草坪上尽是马唐草和别的杂草，再也没有菜园了。

(去年秋天，那些人也走了，留下空空的房子，
墙上的黑窗户那样凄凉，百叶窗在冬天的狂风
中拍打。)

兔爸爸走过工具间。从前，这里总有成袋的种子和鸡食，留给饥饿的田鼠。可现在，它已经空了好几年了。在那些寒冷艰难的冬天里，所有能吃的谷物都给搜光了，再也没有动物来到这里。

旱獭波奇正在旁边的草地上，饥饿地刨抓着散乱的小团草根。他的身体非常瘦，毛皮好像被虫蛀过似的——去年秋天，波奇挤进地洞



冬眠时，还是大腹便便摇摇摆摆的，跟现在一点儿都不一样。这会儿，他努力想补回丢掉的时间。他每吃一口，都会抬起头，四处看看，抱怨着，然后又抓起一把草根。这让他的抱怨有一句没一句的。“看这草坪，”他吼道，“瞧瞧吧……啊呜，啊呜……连片苜蓿叶都没有，只剩下些马唐草跟鸡草……啊呜，啊呜……新居民该来啦……啊呜，啊呜……早该……”见兔爸爸有礼貌地向他问好，他便停住口，坐直身子。

“晚上好啊，波奇，晚上好。又见到你了，我真是高兴。我想，你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冬天吧？这样一个可爱的春天夜晚，对你的健康最有好处了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波奇嘟囔，“健康还好吧，我猜。可我瘦得跟外边所有的动物一样。要是一个家伙必须用这种东西给自己的肋骨外面添上一圈脂肪，那该多讨厌啊！”他冲着眼前长满野草、乱七八糟的草地，厌恶地挥挥手说：“上次的居民



净偷懒，他们就是那样，偷懒。什么都不干，什么都不种，什么都不照顾，什么都完蛋！他们该走啦，谢天谢地啊，我得说，新居民该来了，早该来了！”

“这正是我想与你商量的话题。”兔爸爸说，“关于新居民搬来的可能性，我已经听到了一些说法，很想知道你是否了解事情的真相。咱们这一带有人口增加真是再好不过了，但是这件事有什么可考的背景吗，还是说仅仅是传言而已？”

“传言，传言？”波奇抓抓耳朵，有点儿怀疑地说，“嗯，我来告诉你吧。我听说，两三天前，房地产经纪人带着两个人来过这房子，里里外外看了个遍。我听说，木匠比尔·希基昨天来了，去了屋顶、工具间和鸡舍，还在一张纸上计算着什么。我还听说，石匠路易·肯斯道克今天也来了，绕着这房子的旧石墙，还有快塌了的台阶，又踢又捅，也计算着。我还听说一件事儿，这很重要，”他凑近一些，爪子一拍地面，“这真的很



重要。我听说，蒂姆·麦格拉思——你知道，就是岔路口小屋里的那个家伙，管犁地、播种什么的那个——今天下午他来了，检查了旧菜园、草坪和北田地，也在计算着哟。你觉得这些消息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觉得……”兔爸爸说，“一切听起来都非常吉利，好像不用怀疑，新居民就要来了，而且好像一切迹象都显示他们是庄稼人。要是这附近有些好庄稼人，咱们也能过得不错。一片不错的早熟禾……”兔爸爸是好多年前从盛产早熟禾的肯塔基州来的，一谈起早熟禾，他就唠唠叨叨，让人心烦。

“它在这儿可长不好，”波奇打断他，“它在康涅狄格州这里，可一点儿都长不好。我自己嘛，有块不错的苜蓿和梯牧草田就满意啦，那就很好。嗯，梯牧草和苜蓿，也许再来点儿像样的草坪，还有菜园子。”他这么一想，眼眶都湿润起来，“来点儿甜菜叶，嗯，也许再来点儿嫩豌豆，



再来一口马鞭草，溜溜缝儿……”他突然回过神来，疯狂地扯着稀疏的草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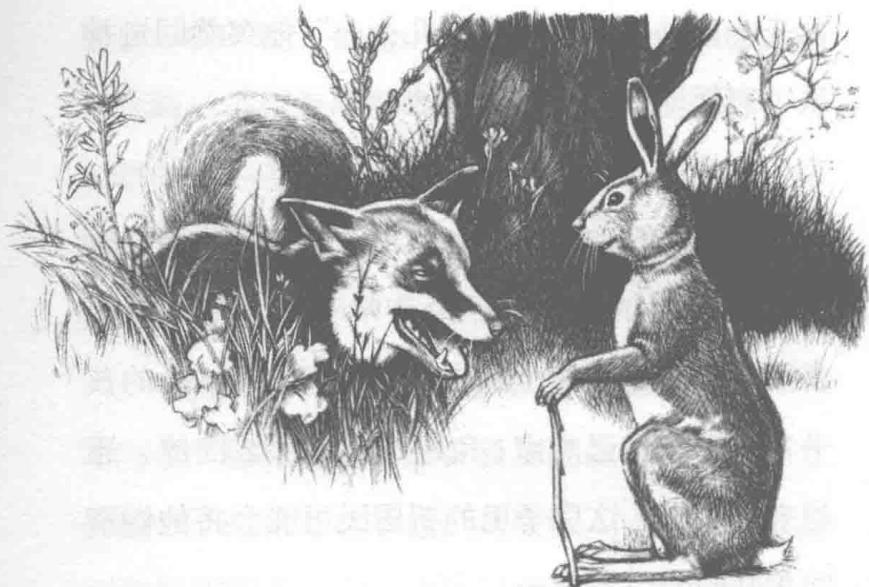
兔爸爸的心情好了一点儿，继续溜达着。毕竟，过去几年的时光已经非常艰难。他们的许多朋友都从这山坡上逃走了；他们已经结婚的孩子，都有了自己的家；兔妈妈显得那么憔悴，还越来越焦虑。这房子里的新居民可能会将他们带回美好的旧时光……

“晚上好，先生，祝你好运。”灰狐狸有礼貌地说，“新居民要来了，我知道。”

“也祝你晚上愉快、舒心，先生。”兔爸爸答道，“是啊，新居民就要来了，好像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这件喜事呢。”

“我一定要感谢你。”狐狸接着说，“谢谢你昨天早晨把那些追踪我足迹的狗引开。当时情况不妙，我可对付不了他们。你瞧，我去了韦斯顿那边，正要往家弄一只母鸡——这些日子，附近





能挑拣的东西可太少了。来回有八英里远呢，那母鸡又是个倔强的老姑娘。她直直地坐着不动，那些狗扑向我时，我都累得够呛了。你很灵巧地对付了他们，很灵巧，我为这个感谢你。”

“没什么，孩子，没什么。请你别再提了。”兔爸爸说，“我总喜欢跟猎狗们跑一跑。我就是这么长大的，你知道。哎呀，在那早熟禾的王国里……”

“是啊，我知道。”狐狸连忙说，“那你是怎

么对付他们的呢？”

“哦，只是带他们跑下山谷，玩闹了一把，钻过几丛石南，最后把他们带到吉姆·科利的电网那儿。终归是傻畜生啊。简直不能管这叫运动，太低级了。在那早熟禾的王国里，猎狗训练得才真好。哎呀，我还记得……”

“是啊，我知道啦。”狐狸说着，消失在草丛里，“但还是谢谢你。”



灰松鼠正绝望地到处挖着。他总是想不起在哪儿埋了坚果，再说，去年秋天也没什么可埋的。

“晚上好，先生，祝你好运。”兔爸爸说，“看来，好运气正是你最需要的呢。”他看到了那徒劳的挖掘痕迹，笑说着：“老伙计，请原谅我这

么说，你的记性可不如从前啦。”

“我的记性从来就不怎么样，”松鼠叹口气，“总是想不起东西放在哪儿。”他停下来歇歇，看着下边的山谷，“但我能记住别的事儿，记得非常清楚。你还记得从前的日子吗？山坡上住着好居民，什么都很好。还记得圣诞节时，年轻人总是给咱们装点的那棵树？就是那边那棵云杉，那时要小一些，上边挂着小灯；还有给你们的胡萝卜、卷心菜叶和芹菜；给鸟儿的种子和板油，我自己也经常尝一点儿呢；给我们的坚果——各种各样的坚果——都像真挂在枝头一样，记得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啦！”兔爸爸说，“我敢说，我们都深深珍爱着关于那段时光的记忆。咱们盼望着吧，新居民可预期的到来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可能会带来愉快旧时光的复兴呢！”

“新居民的到来？”松鼠飞快地问道。

“传闻是这样的，近来的情况好像也预示了这种可能。”



“好啊。”松鼠说，又开始更加起劲儿地搜索着，“没听说呢，最近净忙着到处乱刨了。我忘性最大了……”

田鼠威利尖叫着，飞跑到鼹鼠土堆的尽头。“鼹鼠。”他喊道，“鼹鼠，快来呀！有新闻，鼹鼠，有新闻！”

（鼹鼠的脑袋和肩膀钻出地面，失明的眼睛转向威利，尖尖的鼻子抖动着）“哎呀，威利，哎呀。”他说，“都在激动什么呢，什么新闻不新闻的呀？”

“绝对是新闻！”威利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，“哦，鼹鼠，好大的新闻呀！大家都在说呢。新居民要来了，鼹鼠，新居民要来啦！大房子里，新居民……大家都说他们是庄稼人。鼹鼠啊，没准儿工具间里又会有种子啦，种子和鸡食。它们会从缝里掉下来，咱们整个儿冬天就有吃的了，就像在夏天里一样。地窖里会热起来，咱们可以

